

王凤英 著

雄
魂
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I247.5
4594
:1

王凤英 著

雄 虎 图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简黛/肖寒 著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7.2
(文学新锐丛书)

ISBN 7-5063-3552-2

I. 简… II. 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8431 号

简 黛

作 者：肖 寒

责任编辑：李铭宇

装帧设计：单勇建 王尊农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 刷：北京市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250 千字

印 数：1-3000 册

版 次：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63-3552-2

定 价：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(一)

可以说，是日记成全了我的写作生涯。写信算是我最初的练笔。小学二年级的一天，母亲让父亲给老家写信，父亲懒得动手，就让我随便写两句问候话寄走。也就是从这个偶然事件开始，直到参加工作之前，所有给老家写信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。老家亲戚多——除了外婆，还有大舅小舅大姨小姨，每次一写就是五六封。为了省事，我练就了不打草稿一次写成的本事；又因为每次都是简单的问候信，实在没东西好写，只好逼着自己发挥想象力，加点情感盐和幽默醋进去，没想到，我写的信在老家颇受欢迎。每次收到信，外婆会把全家拢在一起像听故事一样听表哥念信。外婆此时则端直地坐在独属于她的红楠木太师椅上，没牙的嘴笑开了花……

写与读是一对天生绝配，它们找到对方只是早晚的事。我与书结缘是小学三年级。那是一个飞着很多萤火虫的晚上，母亲管教严，晚上一般不让子女出去玩。百无聊赖之际我乱翻抽屉，发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民间故事书，自此，我对书的痴迷，相信王母娘娘来了也拆不散。不过，我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将来要去写东西，我儿时的梦想是当电影明星或穿绿军装当女兵。随着长大，别说当明星了，就连当女兵的愿望都未能满足。

现实面前，生存第一。我拥有了一份体面职业，政府公务员。后来又当过经理，干过编辑记者。我所经历的职业，在常

人眼里都是熠熠生辉的，但我并不快乐；相反，因为敏感，因为不谙人情世故，我的痛苦总是比别人多也比别人来得更深切。觉得内心有个东西在抵抗，在挣扎。这种来自内心的不安，因为无可诉说，我便开始写日记，日记可以说是痛苦和孤独的产物。

后来，因为一位女作家的一句话，促使我把日记坚持了下来。

与这位女作家的邂逅纯属偶然。人啊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。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，鬼使神差，头天晚上，我写了一个自称为中篇小说的东西，顺手装到一个包里。第二天领导通知我出差，我便挎着那个包住进了某市一家饭店 205 房间，于是就遇上了一位姓高的女作家。当时她正给一位业余作者点评稿子，双腿不停地在床沿下像秋千那样荡来晃去……我坐在另一张床铺上静静听。点评完书稿，当她起身要走时，我拿出我写的东西，上前贸然问她，“你看我是不是写作的料？”

“哦！”她有点惊讶，但很快说，“好啊，稿子给我看看。”

我写的字很潦草，不好意思让她看，我说我念一段吧。她很专注地听，这种专注让我感动。听后，她没说行不行，只说，“有点生活气息，这样吧，你写三年来找我。”然后，她在我的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她的通讯地址：陕西人民出版社。三年过去了，我没有去找她，听说她已调回北京。二十年过去了，一直未能见到她，但我却坚持写日记到今天。

在朋友和家人眼里，我没有长性，对别人孜孜以守的职业和位置，我可以像扔垃圾袋一样随便丢弃。但是，我却从来没有丢弃过写日记。

我从来不曾想过，日记这东西会在我日后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，更没指望过它能有什么实用价值。但恰恰是日记，把我一步步推上了写作之路。

因为日记，我终于成为了作家——一个坐在家里上班的人，一个自由撰稿人。在离开职场的四年多时间里，我写了 25 万字

的长篇小说，还写了60多万字的随笔。

因为日记，我离开职场后，不至于饿肚子。今天我可以自信地毫无愧色地教学生写作文，看到我训练的学生成了班上的作文高手，见到专程来给我报喜的家长，我无比欣慰。

因为日记，我过上这辈子最想过的生活，自在随意我行我素，不用早上八点去上班，不用看谁的眉高眼低，不用担心职场的勾心斗角，也许和别人所认定的成功标准不同，我认为实现自我就是成功。

日记成了我的护身符，日记是我止痛的良药，日记是我忠实的朋友，她永远默默地注视着我陪伴着我，没有厌烦没有背叛，当所有的事成为虚假，唯有日记在我身边守候。日记是我的指南针，帮我辨别前进的方向，日记是我的天梯，把我一步步举高，在试图回顾我的写作动机时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是日记一步一步在成全着我。可以说，我的生命中，我唯一只坚持做了写日记这么一件事。

于是，我告诉学生写作成功的秘诀——写日记。即便是流水账，只要坚持不懈一年年认真地记，都会成为作文高手。

(二)

就在我写自序的时候，上午10点29分，突然接到小妹的电话，她说，气死了！完了！没想到点点（妹妹的女儿）如此偏科，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，我必须给她矫正过来，把短板加长。

我劝小妹不必气愤，不是所有的学生努力就能得第一，这里边除了勤奋一定有天赋问题。偏科正说明她某方面有过人的天赋，古今中外偏科生成为人物的还少吗？

偏科生的苦恼我深有体会，在弥补短项方面我曾付出过巨

大代价。上学那会儿我也是严重偏课，语文课几乎是在白日梦和课外书中度过的，但成绩不错，作文还常常被当作范文；而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投注在数理化上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数理化成绩仍然频频向我摇头。拿自己的短项比别人的长项，使我自卑到极点。但我并没因此醒悟。接下来，包括工作以后的很长时间内，我仍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勇敢地向自己的短项发起挑战：我不擅长数字，却偏要挑战会计业务；我没有足够的智慧，却偏要去当什么经理；后来，我尝试过经商，缺乏经济头脑，根本不是那块材料。在我所有的职业挑战上，我不曾在任何一件事上显露出一星半点的才华，除此而外，我还是个路盲，永远不辨东南西北。去了一趟北京，走了大半夜，也没找到我登记的旅店，白白付了住宿费。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令自己伤心绝望的事实：我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糊涂虫！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直到碰得头破血流，我才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，真的，天底下，没有比弥补短项更愚蠢的事了。上帝造人，原本都会给每个人撒一两粒天赋的种子。套用李白的诗句，那就是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西红柿无论怎样努力也变不成西瓜；鸡无论怎样刻苦也变不成鹰。其实，大姨老早就对我说过，“是人有一短，就会有一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也没有完全一无是处的人。”可惜，大姨的话，我全当耳边风了。后来，又看到很多类似的话，比如“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上天都必然赐予他一项特殊的才能。”我听了看了，依然毫无触动，直到2003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整理过去的记录本时，看到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一句话，“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临终前才发现床底下原来有座金矿，而是到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？自己究竟能干什么？”

这句话是谁说的，我当时没有记录。那一时刻，只觉得有一个东西从胸腔进入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，继而，它仿佛又要从胸中跳出来。那一瞬间，如电光石火，我终于清晰地看到

内心长期的一种不安，同时，我清晰地看到了我今后的人生方向。其实，像爱迪生和比尔·盖茨这样的人物，恰好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长项才成功的。而更多的人，他们不是不够聪明，因为不自知，结果终其一生都未能发现自己的才能，而选择了别的职业，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。

我一直相信自己有一点写作方面的天赋，只是从不敢承认，我不甘心上天赋予的才华在临终前被埋葬。一个决定骤然诞生了，我要离开职场专事写作。

我是个想到就做的人，第二天上午，阳光洒满阳台，把那刚换上去的粉红色的薄绸窗帘弄成粉灰相间的抽象画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粉色和灰色的搭配原来如此和谐如此漂亮。

我开始着手长篇小说的创作。几年过去，那粉红色的窗帘已经发白了。在小说付梓之际，回头审视既往的路，不免惊讶，哇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自己居然走了这么远。

这本书是否畅销，是否成功，我不在乎。主有生之年，我想做这件事，做了就行了。

在此，我想对偏科的点点、对某方面显得笨拙的人说一句话，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，无论你在别人眼里如何不堪，你自己永远都不要瞧不起自己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奇迹，一座宝藏，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有一项才能，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做你自己，不辱上天的一个期待，因为你是唯一的。

就像我，即便卑微如野草，我也想为世界奉献一点绿色，我相信这绿色也是唯一的。

是为自序。

肖寒

2007年5月23日于家中书房

天气昏惨，暮霭渐浓，远山云重，掩映峥嵘。于烟雾迷蒙处，一道浅溪打山谷中弯了出来，甩过一条官道，拖到野艾蓬蒿疯长的高岗后，便环成一汪泓碧石潭。环潭幽草秀润，树木蓊郁。依岗傍潭起着小小一座院落，青石砌墙，紫藤翠蔓爬上门楼，门楼上白花数点，含烟袅霞。

此时官道那边远远传来马蹄声，等来得近了，从冷雾中腾出来三骑，行色匆匆。为首那位男子，金冠束发，裊裆加身，并且眉目如画，神锋俊爽，看形容不过二十八九岁。左右跟着的两位男子，一色的锦衣华服。

左首那男子边走边嘟囔：“走了多时，兔子毛不见半根，前头又是大山，进了山越发没有宿头，公爷不如此时折回，十里长亭那家驿站还专候着咱呢。”为首那男子显见是“公爷”了，听了这话大声斥责：“奴才，说你呆，只往呆里学。你看这天，走不了一二里地，天也黑将下来，雨也落将下来，却如何顷刻间能赶回十里路？”左首这位男子立时不吱声了。右首那男子说：“公爷且莫心焦，前头就是山口，进进出出地总要歇一歇脚，说不得有酒肆、客栈什么的——小的前头打探一下便知！”这公爷说：“罢了，叫辛宁去。”左首唤作“辛宁”的应一声，打马去了。

恰在此时，一阵山风吹过，隐隐听见琴声划然，山鸣谷应。右首那男子不禁讶然：“荒山野岭的，哪儿来的弹琴人？”那公爷听了听，笑道：“弹得差了几等，指法也不很规矩。”那男子因说：“公爷弹得一手好箏，长安再找不出来第二个，这等角色自然不入耳。”那公爷摇摇头：“却也未必！程学你不晓得，这人想是有心事，才弹得急了些。只是这曲《风入松》总欠嵇中散流风，像是又揉有别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辛宁跑回来禀报：“回公爷，那里有一处院落，有人弹琴。”顺着手指，果然在暮气中遥见高岗，着实又惊又喜，主仆勒马腾入官道，直奔这里而来。

辛宁下马打门，那公爷嘱：“休得惊扰高士。你看这里，定有出尘脱世之人隐居，不惯外人造次的。”立在门外听了片刻，叹一声：“《风入松》已是清雅的了，何故借曹子建的洛神垫底？不免画虎类犬！”

“谁在此胡浸？”琴声戛然而止，传来愠怒声，声音又老又涩又阴，“芙蓉妹子，你去瞅瞅，拿了智短汉来！”主仆听见，大是诧异：“原来是俩老嫗。山高路远的，如何枯守在此？”想着，门栓响处，一位老妇人闪在门内，五十开外，粗布衣裳，眉目之间风神不减，只是愁云遮目，忧色凝眉。主仆正不知如何开口，不料那芙蓉一望见“公爷”，大张了口合不得。那公爷叉手含笑：“惊扰丈母雅兴，得罪——在下李思玉，因贪看春景走得远了，一时间无处投宿，眼看前不巴村后不着店，没奈何叨扰一宿，望丈母容纳。”“李思玉？”芙蓉呆呆地默想，辛宁颇不耐烦，扬声：“不得提公爷名讳！公爷是金枝玉叶，当今万岁的堂表弟，荫袭着许国公爵，还不快小心伺候，问东问西的做什么？”芙蓉听了并不在意，神色反倒清朗许多，不住颌首：“怪不得，见过的，见过的！”站在那里，望空发呆。李思玉察颜观色，纳罕不已。

时已四山云合，头上滴下雨点，芙蓉站在门楼下浑然不觉。程学看看天，说：“只怕顷刻间有大雨呢。”一句话提醒了芙蓉，闪身请他们主仆进来，依旧掩上门，说：“请权且等在西厢，容老身禀告家姐一声。”引他们沿着墙跟游廊到了院井，主仆才看清正面五楹精舍，东西两厢小小几间房屋，都是青石铺就。院中遍植杨树，也都参天成抱，并无奇花灵草点缀。西厢内一床一两杌，倒也干净清爽。芙蓉折身进了正屋，立时传来破锣般的喝声：“又不是客栈，哪里留得男子，快快打发了去。”芙蓉的声音极低，听不大清。正屋那厢好大一阵子再无声息。辛宁要出去喂马，程学喊住：“人

家那里不知怎样，权且等一等。”辛宁咧一咧嘴：“她敢撵去不成，放心就是！”依旧牵了马去。

李思玉立在窗前远望，远峰近树，已无空翠可言，都如染了灰墨一般。耳听潺潺水声，雨已下将起来。

李思玉这里正在赏雨，门上响动，程学走过去打开，辛宁浑身淋得湿透，捂着脸颊跌进来，一见他主子，连声催：“公爷，咱不住了，外头就是下刀子落黑雨，也得去！”程学诧异：“喂一回马，便喂成这般形容，谁给你气受了不成？”辛宁跺脚：“说留不得，便是留不得。你道这是大明宫，舍不得去吗？”李思玉喝一声：“你这奴才，大惊小怪惯了，有什么事，慌成这副嘴脸，便是人家不肯留，大不了好好讲说，值得如此？”辛宁见主子发话，急忙说：“不是奴才大惊小怪，着实留不得。不说野地里没有什么好人家的话了，这里怕就是鬼屋鬼婆！”李思玉骂道：“狗奴才，越说越该掌嘴，什么‘鬼’呀‘鬼’的，全没些儿男儿胆色！”辛宁急了，走到灯下，指着自己左脸颊给大家看：“这是什么，鬼婆子一巴掌，叫人疼到骨头缝里去，哪里是人手，分明是鬼爪子！”说得主仆不禁笑将起来：“怪不得催着动身，原来闯下祸事来了，要脱身去呢。”查问起来，辛宁百般抵赖，程学吓唬着要去问人，辛宁白了脸，死活拖住不放。李思玉由不得起疑：“这奴才平日里虽则多事惹祸，到底堂堂男子，若是寻常人寻常事，怕不能吓到这步田地——莫非其中果有蹊跷？”又见那芙蓉去了半日，并不招呼一盅茶水，甚是纳罕。

李思玉越想越觉怪异，正色问辛宁：“一定是你惹事生非，还不快快从实招来，要等着本爵动家法不成？”辛宁急忙跪下：“公爷莫动闲气，奴才岂敢哄您老人家，奴才去喂马，想问她们讨三两升刍草，谁知她们把门关得严实，里头还哼哼唧唧说话，奴才多个心眼儿，打门缝里一瞅，一眼瞅见一个长得妖怪似的婆子，说着什么《风入松》，什么姓‘杨’的小子，还连带提老公爷的名讳。奴才哪里容得野老村婆拿老爷闲嗑牙，撞进去要问她们，谁知才把门一

拍，脸上平白着了一巴掌，奴才连人影儿还不曾见呢，分明有鬼，或是进了鬼屋也说不得！”李思玉一惊，虽不尽信他的话，但老父李迁的名讳却如何被山野中人提起来，足见这班老嫗大有来历，怪不得前面全不似寻常百姓颤颤惊惊，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对我主仆怕也熟知一二的，这已是奇了。想到这里，由不得兴致大增，暗谢上苍今夜安排得遇奇人，说不得撞见奇事奇闻，回去后也好和母亲说一说。程学也觉不妙，劝道：“我道是他黑了心去惊扰人家清修，看来事出蹊跷，公爷须留心一二。”

这里正理不出头绪，西厢门蓦然轻响，随即一声又老又涩的咳嗽伴着问讯：“郎子若是不曾歇下，老身可要进来了。”李思玉尚未回过神，门已吱呀一声撞开，檐下现出一把油伞，伞下一人，跨进房来。大家见又是一位老妇人，满面荷皱，并不塌腰驼背，虽说黑紫皮肉，一样双目如电。看去身形高大，较李思玉尚高出半头——想必就是那唤作“芙蓉”的姐姐。李思玉一见之下，惊得忘了见礼，怔怔地出神：“天下竟有如此丑陋的妇人，也不知她家夫郎何能日日相对，怪不得奴才要吓破胆呢！”辛宁早已躲到程学身后，大气儿不敢出，倒是程学强稳心神，暗地里捅捅他主子，李思玉方忙闪身请她去桌几前坐了。

那老嫗把李思玉上上下下打量半晌，自语着：“果然仿他当年模样，可惜有李氏家神色。”听话听音，李思玉暗忖：“看来已不只是识得老父，还是极熟稔的。父亲贵为宗室子弟，如何认得山野中人。”想父亲李迁当年名震两京，天下人自然争睹风姿，便是无缘得见真容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哪有不知一二的，转而一想：“如非实有其事，如何见了我这样的贵胄没有丝毫惧怕，反倒安心受我一揖再揖，她又是何人？”心中疑惑不定，又见她不住拿眼盯过来，顿时一股寒气自足跟直冲百会，想起平日和同宗子弟一处吃酒，说起外头听来的笑话，什么江湖女盗好男风之类，莫非自己今日撞的是这等角色不成？越想越觉头皮发紧，周身寒气紧裹。

不想老嫗又说：“郎子，叫他们出去候着。”神色不容商量。李

思玉不啻晴天霹雳，一时间脸色煞白，支支吾吾不能作答。程学哪里知道他主子心事？看老嫗生得凶相，阴阴地不像良善之辈，上前告说：“老人家有话尽管当面动问，公爷的事从不相瞒的。”“郎子不瞒尔等，怎知老身不瞒尔等？”颇不耐烦，脸色越发阴冷。程学一脸正色：“公爷金枝玉叶尊贵无比，出入宫禁，如同在自家府邸一般容易，你怎敢未得发话，就擅自做主，乱了上下？”“下”字尚未出口，“叭”一声，左脸如同刀剑划了一般，立时红肿起来，辛宁不由也忙捂了脸皮。程学被打得双目如火，一迭声问：“谁敢打爷？”问了三声，左右脸颊又挨了三掌，便是程学十分刚强，也不由得直唤“哎哟”。李思玉对面站着，竟未看清老嫗是如何出手的，这才信了辛宁的话，深知遇到了高人，不禁毛发上竖，如见鬼魅。

此时，窗外冷雨飞洒进来，风声大作，屋内空寂无声。那老嫗蓦地笑一下：“尔等有兴，不妨留下！”辛宁急忙使眼色，程学瞪一眼：“你怕了你去，公爷在此，程学岂敢擅离半步！”说得辛宁红了脸皮，不好自家躲出去。程学亢声谓老嫗：“在下领教老人家绝世功夫，但若有不利公爷处，程学一样拿命来护，并不敢惜命坐视！”神色决然。老嫗听了，脸上竟有了笑意。李思玉见状，拿不准是怒是喜，忙吩咐：“客随主便。尔等外头候着，不叫休得进来。”说着，暗递眼色，程学只得躬身退至门外。辛宁巴不得如此吩咐，早跳出房去。

这里只有李思玉独对老嫗，老嫗并不言语，反倒稳坐窗下，一双鬼一样的眼往这里审视。瞅得李思玉脊背冰冷，越发认定遇着了江湖采风女盗，便想着如何逃去。转念一想，适才她出手神速，程学都躲闪不得，何况自己，心头惊慌，不得不强作镇静，问道：“不知老人家何事相问，思玉知无不言。”老嫗仿佛未听，不答一腔。李思玉被晾在那里，浑身不自在，心里却不住自责：“哪里避不得雨，偏偏送到鬼门关来，不怪人家捡个便宜，自家还道是灵霄宝殿！”很是不解她们姐妹一丑一妍，如何一样的鬼怪心肠。索性装痴作呆，一问三不知。良久不见动静，冷眼瞅过去，她更是冷如

寒冰,没有开口的意思,只怕这一夜未必有什么只言片语。想着静极生变,越发难以收拾,只好又问:“老人家为何避在此处?”话一出口便后悔不迭,一个“避”字分明说人家不欲见人,自家却冒冒失失撞来,或灭口,或生仇,岂是意料之外的事。心一慌,冷汗涔涔。果然,老嫗咳了一声,李思玉心惊胆颤,合了眼不敢往下想去。谁知只这一咳,再无声息,只听窗外响声越发重了,便知雨下得大了。

约有一盅茶工夫,依旧死寂一般。李思玉如芒刺在背,坐立不安,急切间无法脱身,想来想去,索性将心一横,打定主意:“命里有难,岂能躲得过去?既然落到人家手里,走又走不脱,大不了就是一死,男儿汉有什么好怕的,非要涎着脸找人说话!”如此一想,心头顿时爽然许多,看老嫗并没有立时取性命之意,即使如此,终觉不安,不禁起身亢声说:“老人家既然识得家严,想来必是思玉的前辈,或是有恩或是有仇,问在生者身上罢了。”老嫗闻言,瞪视过来,顿一顿,猛咳一声:“如何问?”李思玉说:“思玉与老人家素昧平生,若不是和家严有什么过节,老人家岂能耽搁清修到此?再说,惊扰老人家清修,并非出于本意,老人家如要怪罪,都在思玉一人,与随从们无干。”那老嫗定睛往他脸上瞅了瞅,呵呵一笑:“好聪明的郎子,你父亲哪里比得上你一二分——什么‘清修’,不如说老身乌眼鸡似的罢了!”说得李思玉脸皮泛红。老嫗眼神柔和许多,命他坐了,问:“郎子既通得箏律,老身倒想听听。”李思玉听说,暗暗长吁一口气:“到底还是为着那句话,吓我一跳。”也不推辞,因求秦箏,老嫗说声:“随老妇来。”起身头里出门,撑伞往正屋去。李思玉待跟上走,程学、辛宁左右牵住死活不放,李思玉责着:“难道我们还能打这里逃出去?她若有恶意,便是不去,尔等能拦得还是本爵能拦得?”问得二人哑口无言,只得再跟随着去正房外头等候。

雨分明下得小了,细雨敲窗,越觉雨夜清旷。李思玉一进正屋,房门立时掩上。屋内清辉映壁,四下一溜儿排着四只墨绿缙麻

高机，两厢壁挂了几幅字，正中高几上供着香火、瓜果。李思玉料不到好好一间屋子，摆得跟祠堂庙舍一般，大是奇异：“她们已是古怪的了，却要敬奉着何等样人，这人一定越发古怪得不得了。”抬眼看时，高几上方一幅绢画，早已发黄，画着些男男女女，都是本朝装束，或身披甲冑，或穿袍衫，或戴席帽，或顶花钗；或乘马飞驰，或蒲团打坐，或挥剑提刀，或拈笔凝神；或执牙笏，或挥拂尘，不一而足。画中景象，像是在庙堂，又像是在宫殿，画右侧题着三个字：雄彪图。心里一惊，恍恍惚惚在哪里见过。

“郎子觉着面善么？”李思玉正凝目细审，不料背后一声问讯，口音与前两位老嫗大是不同，仿佛中州人氏。回视那人，也是一位老妇人，华服翠饰，全然大家气度。芙蓉立在身后，吩咐：“你该唤姑妈。”那妇人并不介意，爽然笑着摆手：“他哪里知道什么，吓着了。”李思玉遍想诸亲中，并没有这样一位姑妈，也不知她算哪一门亲戚。老妇人因指一指画：“郎子可有认得的？”李思玉见问得怪，果真举烛细看，才看清几人面貌，登时变色：“尔等何人，怎敢将九皇姑真容亵渎？”老嫗喝道：“智短汉，你如何敢对你姑妈不敬！”老妇人摇手：“你这老脾气总改不了，也不知皇甫小姐如何受了许多年。当年幸亏不曾和玉凤有缘结识，不然，你俩龟孙脾气撞一处就热闹了。”听话听音，李思玉虽不知眼前仨人的来历，已明白都与九皇姑李玉凤大有干系，而她们决非寻常之辈。怪不得旁人背地里提及九皇姑时都是讳莫如深，原来和山野中人有来往。以指遥指：“家严何以也在此？”大家一愣，旋即解颐。老妇人抚掌笑道：“唐玉凤霸王似的人，你的爷老子怎能入得她眼。这是你姑老爷杨大将军，单字一个劼。”李思玉听了，点头叹道：“天下文武状元郎，谁不晓得如此神仙姿容，难怪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打住不语。老妇人闻言立时放下脸来：“难怪啥？是你爷老子又胡浸，还是宫里有人混账？”李思玉紫涨了脸，不悦：“老人家如何骂起阴世之人来了，况且家严在日，每逢清明中元，都去九皇姑坟上祭奠，为此还犯了皇家规矩。如此敬重，获罪后于弥留之际吩咐家人葬在

半坡周遭,只是碍于老太后旨意,才未如愿。”三人听了,面面相觑。芙蓉神色黯然,叹息不已。李思玉大惑不解,想这芙蓉行止总是与众不同,也不知她是何人,何故心事重重。

他心里正想着,那老妇人忽然长叹:“可惜,可惜!”不知是在可惜谁。老妇人指着画说:“这都是本朝厉害人物,不怪你不认得,他们仗剑天下、行走朝纲、安邦定国时,你还吃奶哩。你细细看去,可认得几人。”李思玉听了,又诧异又好奇,果然又看,自语:“这位小姐仿佛是老人家形容,不知唐突否。”老妇人笑着颌首。李思玉逐一再看,再无一个眼熟的,只把一位女将模样的认作了皇甫芙蓉。芙蓉苦笑一下:“若有‘苦命图’,只怕有呢,这上面是不配的。”眼里满是老泪。老嫗怒气冲冲,撵他:“好好的,提这闲话做什么,前头看着你还算机警,谁知脱不了一个智短汉。去吧!”骂得李思玉摸门不着。老妇人劝道:“休要吓着人家孩子——皇甫小姐真是个憨呆的伶俐人,多少年月了,这事儿还想不开放不下,难道天底下就只有一个杨兄弟?”又谓李思玉:“你先回去歇一歇,叫老怪物吓了一跳子。”李思玉不敢多问,急忙躬身退出。

程、辛两个候在外面,又冷又饿,却不敢稍离片刻,好不容易守得主子安然无恙,这才放下心来,拥到西厢问东问西,竟忘了主仆礼仪。李思玉突遭此变,一时回不过神来,只觉其中曲折平生闻所未闻,许多奇事奇人尚藏在目下三人口中,而这三人端底何等角色,无从知晓。

正想着,门上轻扣两声,料定是正房又来了人,忙叫开门,却哪里寻得半个影子。只有檐下一只大托盘,盛了三大碗白米饭,两碟青菜,热气腾腾。辛宁着实饿了,端进来捧到主子面前。程学一向精细,腰里摸出一把银匙去菜里试。李思玉叱道:“她们都是本爵的老辈人,何须如此小心!”程学笑说:“公爷自小生长在富贵堆里,不晓得江湖险恶,说不得她们原是谋财害命的乱臣贼子。何况我等夜来先报上名姓,知道我们的来历,设下圈套也说不定。”李思玉心知另有隐情,却无从说起,便不再理他,由他去饭里点点戳

截。思入令实春社曲中其，谓卿若不然，亲父，幼女已堪留。此时天已放亮，程学和辛宁难耐困倦，去东厢倒头睡了。李思玉哪里有丝毫睡意，独自悄悄踱出院子。雨后天宇澄清，气象清旷，只见白烟笼凉草，山风颭岭云，煞觉气爽。遂边走边看，竟看呆了，暗叹：“原来有这等好去处，比着意点化的越发难得。”

沿水不觉走得远了，见那山云吞吐处，竟挑出一杆酒旗来。环顾四周，才知到了山口。眼前几间茅舍，屋前屋后种着几畦青菜，一个卷着袖管的老儿正弯腰拔菜，老嫗则端着竹箕喂鸡，院内堆放着已劈好的木柴。店家不曾想一大早有客到，但打量他既无坐骑也无随从，更不见包裹，打扮得又不像寻常角色，不禁起疑。老嫗丢下竹箕过来招呼，才一走近前，不由喜形于色，冲着老儿喊：“快，快，二爷回来了！”老儿头也不抬，半晌才嘟囔：“疯婆子，二爷早战死了，哪儿又来个二爷。”老嫗听了，心知认错了人，便瞪眼自语：“是，二爷忙着陪二奶奶呢，哪里能拨冗闲逛。”老儿听了又骂：“疯婆子可是疯了，二奶奶死得还早呢，说几回才记住，越老越不中用！”老嫗呆了眼不说话，也不待客，一头进店一头叨叨：“二奶奶是啥人，九贤王爷，金枝玉叶，万岁爷不敢惹，皇后娘娘都得看着脸色，皇甫芙蓉死婆子瞎搅和啥，真没个算计，非要嫁人做小—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！”老儿不听她唠叨罢，直着声骂骂咧咧，向李思玉说：“休理这疯婆子！”

李思玉此时恍然大悟，到底明白了皇甫芙蓉何以行动古怪，初回晤面就十分失态，原来把自己认作杨劭了。且杨劭又纳过妾，九皇姑当年的雷霆之怒可想而知。眼前老嫗老翁，怕都是杨府旧人。既是杨府旧人，一定和那三个老嫗有过往，但不知父亲何以识得他们，看情形他们对此事也极是熟稔，心下暗喜，想了想，心生一计，进店来故意叹气：“可怜李迁误得深了。”老嫗闻言，啐了一口：“他误的哪门子！不是他癞皮狗似地歪缠二奶奶，二爷哪能生气？”“哦”，李思玉不成想父亲被人骂得如此不堪，又不好发作，越发诧异。以父亲的形容和权势，又系宗亲，而杨劭不过胡人之后，如何